

二集下

吳東陽求是



醫學求是二集卷下

江陰吳達東暘著

男際昌慧僊參校

門人曹絳人頤伯同校字

平心論

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水至寂也。石激之鳴。樹至靜也。風盪之鳴。其於人也。或著爲歌詠。發爲文章。恒有寄其抑鬱之氣。以寫其不平之心。若醫爲濟世之術。宜必降心抑志。庶幾務得其平。然仲景著傷寒。因其宗



族死亡過甚感而有作。當其焦神極能搜微索隱。其
心之積不能平可知矣。至若河閒丹溪景岳砭之。景
岳新方修園砭之。再如徐氏之議趙氏章氏之議吳
氏一書之作。總覺是已非人。似不平亦甚矣。究之有
所偏亦有所長。挽其偏不沒其長。均欲有功於世。其
心直無所謂不平也。余也譴陋性慷直。滬瀆來遊。見
夫春溫夏熱之證多於傷寒。南中地氣使然。良非虛
語。乃世之出治時證者。往往以治寒之方施之溫熱。

竟以爲發表必用熱藥。豆卷桂枝細辛附子。極至麝
鴉之類。紛然並投。稍有時名者倡之。全無知識者。和
之。戕害生靈。靡然不返。余目擊斯弊。因有救弊諸說。
本不忍之心。發而爲過激之論。似亦余心之不平矣。
既而思之。彼之習用此法。而不變易者。非樂於禍世
也。或成見未融。以爲凡病必受寒邪。溫散寒邪。其病
自去。遇太陰濕體。以及寒傷營血者。豆卷桂枝服之。
非不立效。滿腹食鬱。寒邪凝沍。麝鴉驅之。不致蘊結。

未嘗無效。及施之溫熱等證。發爲癰疹。又以爲寒邪外達。卽證有不起。以爲本體陰虛。實病人津液不足。非立方之不善也。心存此見。并視余說爲偏於治熱。而昧於治寒。如此則彼此之心。兩不能平。終莫得和平之理。而於濟世之術。仍無關也。然余平心論之。熱藥奏功之證。誠屬不少。而施之溫熱。則斷斷不宜。余自春夏閒所治時證。從未見有發癰者。有前醫皆以發癰爲慮。經余治之。決其必不發癰者。至於年壯體



實知其病情所在。投劑畧重。一方卽愈。未見有病必發癰也。慣用熱藥者。果能清夜捫心。追念所治之證。輕者何以至重。重者何以至危。虛心揣測。再將目前平易之書。如葉氏之治風溫溫熱暑濕。及溫病條辨溫熱經緯等。悉心尋繹。觀其用輕清和解。與用溫熱者。孰多孰寡。從此破除成見。旣善治寒。又善治熱。豈不暢然無愧於心。余亦得見夫患溫熱者。不至全見發癰。則彼此之心。不求其平。而自平矣。前賢與古人

辨駁。欲垂教於萬世。余與時師評論。冀挽救於一時。然生徒盈側。子弟世守其業。苟能共明其道。有功於一時者。安必不有功於後世也。請平心以察之。



醫學救弊瑣言

光緒十年閏五月初一日曾登字林滬報

竊謂醫以名勝。不以學勝。寔因醫學淵微。習是者不易得其至理。患病者亦難分其優劣。因優劣之不分也。惟以求名爲急。而漸忘其實學矣。僕見滬地名醫所治諸病。雜證無從辨論。而於時證一端。尤未深求。蓋天有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之殊。人有陰陽燥濕強弱老幼之別。外邪之病。用藥一誤。雖資育之體。亦成敗證。而本城時醫中。竟有常用家傳統治傷寒成方。



以爲秘訣。可應萬病。又有時邪夾陰雨混。不明表裏。異治之情。且見大市時方。不用豆卷。不是時醫。又每與桂枝附子細辛等同用。豈知豆卷乃馬元儀治傷寒。宜用桂枝湯而加麻杏之證。見世人畏忌麻黃。而製成此品。名爲大豆黃卷。爲溫散寒傷營血之藥。至於春溫溫熱。乃木火內應之病。上海之人。發熱無不發癰發疹者。皆因誤服豆卷。而兼溫熱之藥也。夫癰痧疹瘡。乃天行疫癘之氣。症象比戶相似。每每行

於一方數年之間。偶一見之。豈有上海之人。一年四
季常有發癰發疹之證乎。內經黃帝問熱病於岐伯。
岐伯對曰。熱病者。傷寒之類也。若熱病與傷寒無二。
黃帝亦不必有此問矣。寒之與熱。相去天淵。所謂類
者。明辨六經。調和營衛。未嘗有二理也。所宜分別者。
傷寒乃寒傷營血。春溫多木火內升。夏熱有暑濁迷
漫。秋病有燥氣外侵。非特四時不同。人身體質不同。
卽歷年天地運行之氣。無一歲之相同。目見上海辛

已年。遍地春溫。豆卷桂枝之方。盛行於市。不出一候。無不發痧而告斃。僕謂醫者皆有救人之心。寔因未得其理。不知藥誤。惟有申明絕症。症敗人無怨言。及服其有先見之明。聲名愈盛。寃矣慘矣。今歲少陽厥陰。司天在泉。木火司權。而木火不得發泄。應有溫疫之症。其故因去冬絕少嚴寒。天地之氣。冬失其藏。失其收藏。則春氣匱乏。無以發泄。故自春至於初夏。天氣寒冷。而少溫和。且一熱必雨。雨後仍寒。寒則晴霽。



東南風。春夏之正氣也。急則必雨。西北風。春夏之賊風也。見則反晴。驗天地之氣。春行秋令。可以知人身有陰陽不和之病。況日來天時驟熱。熱病甚於三春。再遇豆卷等時方所誤。慘不勝言矣。夫醫爲仁術。君子寄之以行其不忍之心。不可不求其至理。而至理究出於辨論。如景岳之砭丹溪。陳氏又砭景岳。徐氏砭醫貫。而批葉案。章虛谷作溫暑論。而寄於吳鞠通。斥其立法之疎漏。豈諸賢有爭名罔利之見。存於胸

中歟。實因醫掌生殺之權。不得不求其是。而明其非也。僕年已七旬。若因徇私而妄議他人。愚不若是。至論醫術。我朝於康乾之年。國運之盛。人才之眾。亘古罕見。是以醫道中英賢輩出。岐黃之道。自此昌明。所有黃氏陳氏徐氏章氏諸全書。薛氏葉氏吳氏王氏諸論說。通商以來。更有西醫五種。人身之經絡臟腑。繪圖立說。因西法可以剖視。開卷而一目了然。且將中法之書。同刻集內。互相貫通。無美不備。從此

可無醫道失傳之慮。後之學者。於此而刻意精求。自
知僕言之非謬。黃氏著書十三種。內有易經道德經
懸解。兩種未刊。坊間發售醫書八種。前年增刻靈素
難經懸解三種。板存都中。僕謂舟楫之行於江河也。
所賴者輪與舵耳。能讀黃氏之書。可以司輪機而爲
舵工矣。且得其奧妙。而諸書之說。不爲所混。而反爲
我用。臨症之時。如舟師之詳求水道。避沙磧礁石而
馳風帆。無有不成。一代名醫。但黃氏因世多每方治

每病之書。誤後人。入便易之門。無根之學。害人實甚。故立方畧示端倪。而辨症則不厭其煩。另作藥解。以明其義。惟初學讀之。設或得其皮毛。食而不化。未嘗不足以誤人。質之高明。自有定評。嘗讀貴報諸論。無非憂國憂民。斯言也。或亦有益民生。諒不因其言之狂妄而沒其救弊之苦心歟。

救弊再言

救弊瑣言登諸字林報冀挽一時之習也。越數日有友謂余曰有某姓者年甫十八尙未授室實三房之似續也。患時證延所稱世醫者治之七日而斃其病中譖語覺他省語音素非諳習者言之畢肖人詫爲奇。余曰此無他必熱證而投溫散火發而服芳香如桂枝豆卷玉雪紫雪犀角菖蒲麝鴿之類曰所服諸藥誠似君言究何故也。余曰此理甚明但非一言所



可盡耳。客去後。心不能釋。爰不厭煩複。再爲是言。夫時交五月。相火司令。證屬熱病。已甚於溫。乃用桂枝豆卷。欲其發表。豈知桂枝疏木。反助火威。豆卷又爲向導。劫奪肺陰。肺津告竭。汗不得出。火邪逼入膈中。神明自亂。再進香竄燥性之藥。令其心竅洞開。心中思慕之事。欲學之語。向日所不能者。至此能之。乃藥力開泄過甚所致也。聞其舌黑脣焦。舌爲心苗。脣主脾胃。心液盡傷。胃陰亦竭。再飲以雪水。是速其亡。且